

中国书院的历史与传承

History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Academy



邓洪波
赵子龙

●
著



人
民
教
育
社

海外借

書

中国书院的历史与传承

History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Academy

院

赵 邓
子 洪
龙 波



著

 人民出版社

总策划:吴婷婷
责任编辑:雷坤宁
封面设计:刘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院的历史与传承/邓洪波,赵子龙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18945-1

I. ①中… II. ①邓…②赵… III. ①书院-教育史-中国 IV. ①G64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5155号

中国书院的历史与传承

ZHONGGUO SHUYUAN DE LISHI YU CHUANCHENG

邓洪波 赵子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廊坊佰利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12千字

ISBN 978-7-01-018945-1 定价:8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部分 历史篇.....	1
第一章 唐五代：书院的起源与初期形态.....	3
一、书院的起源.....	3
二、初期书院的时空分布与特点.....	4
三、初期书院的功能形态.....	6
四、初期书院的教学功能.....	8
五、初期书院的建设特点.....	9
第二章 北宋：书院教育功能的彰显.....	11
一、北宋书院发展概况.....	11
二、书院替代官学的角色.....	16
三、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	20
四、天下四大书院.....	23
五、官学三兴与书院的流变.....	28
第三章 南宋：书院制度的确立.....	34
一、南宋书院发展概况.....	34
二、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40
三、书院理学一体化.....	49
四、书院制度的确立.....	63
五、教育与学术基地：南宋四大书院.....	79
第四章 元代：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	85
一、元代书院发展概况.....	85
二、宋遗民兴学与元代的书院政策.....	88
三、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	92
四、西湖书院：国家重要的出版中心.....	99
五、元代书院空间的拓展.....	104
第五章 明代：书院的繁荣与辉煌.....	112
一、明代书院发展概况.....	112

二、新的一体化：书院与学术的共同辉煌.....	116
三、走向民众：书院的平民化.....	118
四、兴盛中的新动向.....	124
五、禁毁笼罩下的明季书院.....	133
第六章 清代：书院的普及与流变.....	136
一、清代书院发展概况.....	136
二、清代书院发展的四个阶段.....	141
三、省会书院：遍布全国的教育学术中心.....	153
四、清代书院与学术的共鸣.....	159
五、西学东渐：教会书院.....	164
第七章 书院制度的移植海外.....	172
一、走向“东国”：朝鲜的书院.....	173
二、走向东洋：日本的书院.....	181
三、走向西洋与南洋.....	198
第八章 晚清：书院的改革与改制.....	204
一、传统书院的改革.....	204
二、新型书院的创立.....	208
三、书院的改制.....	211
历代书院统计表.....	226
第二部分 传承篇.....	229
第一章 书院的当代形态.....	231
一、新时代下的当代书院.....	231
二、新时代的文化.....	235
三、书院的当代价值.....	237
四、传统书院的现代意义.....	241
五、传统书院的教学管理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247
第二章 书院的回归与复兴.....	250
一、书院——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250
二、书院复兴的关键途径.....	255

三、当代书院国学教育兴起.....	256
四、书院复兴的现状与分析.....	264
第三章 中国书院的现状与问题.....	268
一、当代书院的国学教育活动现状.....	268
二、当代书院国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273
三、对当代书院国学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75
四、对于当代书院国学教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276
五、承担起培养传统文化教师的重任.....	277
第四章 当代书院的经营与实践.....	281
一、书院与当代大学经营的相互借鉴.....	281
二、松下政经塾的经验借鉴.....	284
三、国学走向世界.....	287
第五章 以传统文化建筑当代愿景.....	289
一、当代书院国学教育的文化价值.....	289
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292
三、传统文化，从孩子做起.....	296
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98
五、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299
六、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	301
结 语.....	303

第一部分

历史篇

第一章 唐五代：书院的起源与初期形态

书院出现于唐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究竟出现于唐代何时，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论者多引清人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所记之“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一段文字，并不深察，径自断言，玄宗时代的丽正、集贤书院，最先使用书院的名称，而这称名之始的书院又不是士子肄业的学校性质的书院，二者虽然同有书院之名，但却性质不同，亦无直接的承继关系，各不相干。其实以强调“性灵”而著称的清代诗人的“随笔”之言，作为史学研究的铁证材料是靠不住的，将使史家自陷于迷途，不足为训。我们主张：第一，最先使用书院之名的不是唐玄宗时代的官府书院，而是开元以前的民间书院。第二，学校性质的书院虽然是后世书院的主体，但教育与教学不能涵盖书院的所有功能，更不能无限度地强调这种功能，而将书院仅仅定义为某种程度和某种性质的学校。这样做的危险是，历朝历代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的不具有学校性质的那部分书院就会被人为地排斥到我们的研究之外。顺此逻辑推广，甚至会出现后来的研究者要将数百上千年前的先人们创建并实际营运过的一些书院置于假货之列，而以时髦的“打假”口号粗暴相向的局面，硬性地将古人创建并真实地服务于当时社会的书院说成是假书院，实有称霸古人之嫌，有违史学研究的常理，此为本书所不取。凡一切真实存在的书院，都将成为我们恭敬以待的研究对象，丽正、集贤，概莫例外。

我们认为，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自民间和官府，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以下我们将分民间和官府两途，来讨论书院的起源，以及尚处在初始阶段的大唐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形态。

一、书院的起源

书院产生于唐代，它源出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即书院有官府与民间两大源头。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唐诗所记的书院，大多都是这一类书院。与书斋不同的是它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

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从私家专有走向服务公众，是书院从书斋中脱颖而出并走上独立发展的关键一步，书斋也因此成为书院根植于民间的源头之一，这也是早期书院绝大多数以读书为主要功能的原因所在。民间最早的书院当属攸县的光石山书院，它在唐玄宗时代就是“故基尚存”了。

书院的另一个源头在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唐玄宗时期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其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官府书院有着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彰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的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

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就在民间和官府这两大力量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历程。

初始阶段书院的实态分析，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书院的起源问题。唐五代 72 所书院中，除 7 所书院不明创建人之外，其他 65 所可以确知其出身情况。65 所书院中，9 所为中央政府所建，3 所为地方官员所建，合计官建书院 12 所，占总数的 18.46%，另有一所书院得到过皇帝的赐额；民建书院 53 所，占总数的 81.53%。统计数字表明，民间社会是书院的主要源头，官府处于次要的地位。但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轻视官府作为书院源头的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皇帝、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三者之中任何一方的加入都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官民力量的对比，更何况官府的实际比例已经超过 18%。因此，在书院的起源问题上，对于官民两大源头，我们必须同样重视。

总之，官民两个源头的汇合，加以社会上随书籍增加而大量出现读书人群体这一先决条件，使中国社会发展到大唐遂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拥有较多书籍的文化教育组织，这一组织的公众性与社会性决定了它的规模比私人书斋要大，得由垣墙围绕一些房舍组成，所谓“院者，取名于周垣也”。¹历来讲究名实相符的中国士人，就将这种全新的组织称为书院了。“书”表现的是特色，“院”显示的是规模。

二、初期书院的时空分布与特点

书院作为中国士人新创的文化教育组织，经历自唐初至五代末年共 340 余年的磨

¹（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

炼、成长，已然扎根社会，初具规模。三个多世纪初长成，书院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可谓不长，这里对其初期形态作一个小结式的讨论。

唐五代时期，共计 342 年（618—960），约三个半世纪，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除去重复只有 72 所，年平均数仅 0.2 所多一点。因此，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上，这一段漫长的时期，还只能算作书院的起始阶段。这是一个总的评价。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著述等，承担起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明的重担。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近 350 年的书院初期历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以唐玄宗时代为断，唐代可以分成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五代十国自成一阶段。第一阶段，自唐初至唐代中叶近 100 年（618—712）书院在民间处于自生自长的状态，总共只有 5 所，数量极少，其特点是由士人个人的读书、治学、藏修之所，发展成聚徒教授，开引士民的教学机构，形成了服务公众而为今日很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学校性质的书院。

第二个发展阶段，自唐中叶开始至唐末，近 200 年（713—907），中央政府开始注意民间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书院，并结合政府的功能和需要，在东西二都前后创办了 3 所丽正书院、5 所集贤书院、1 所蓬莱书院，君臣一起开展各种文化、政治、学术乃至教学活动，对书院这种新生的起于民间的文教组织在给予实际肯定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功能，并进而在民间传统之外，又开辟了一个来自官府的传统。是期民间创建书院数达到 45 所。官民合计创建书院总数为 54 所。

第三个发展阶段，为整个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前后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天下大乱，斯文受辱，但不甘泯没的人们，让庙堂之威与民间之力联合一体，开创了民办官助的发展方向，使 13 所书院散布南北各地。这 13 所书院，犹如黑色天幕中的闪耀之星，让乱世中的读书人看到了希望，也终于托斯文于不坠，历经磨难而不灭，真所谓潜德幽光，宜乎书院必大兴于两宋之世。

各个阶段的发展速度，在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整个唐五代时期 72 所书院，年平均书院数为 0.2105 所，可以视作比较的基数。第一阶段 95 年，共 5 所书院，年平均仅 0.0526 所，大大低于基数。第二阶段 195 年，共 54 所书院，年平均 0.2769 所，已略高于基数。第三阶段 54 年，共有书院 13 所，年平均数为 0.2407，亦高出基数，但略低于第二阶段的平均数。由此可知，初期书院的发展速度虽然不是

很快，但总的趋势是增长的，此其一。其二，比较而言，在唐代中期，书院有过一个超速发展期，这与玄宗的肯定与提倡是有联系的，更与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的习惯有关。其三，比之唐代中期，五代的发展速度虽然稍有回落，但其数仍然高于基数，如果考虑盛唐太平和五季战乱的诸多社会因素，则第三阶段的发展意义尤大，可以说，书院已然经受考验，得到人们的认同，在社会上立定了脚跟。

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 41 所，见于唐诗的有 14 所，再加上官府 3 所丽正书院，5 所集贤书院，1 所蓬莱书院，去掉重复，总共有 59 所，其中 50 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 50 所书院，散布在今日全国的 12 个省区，其中陕西 8 所、山西 1 所、河北 2 所、河南 2 所、山东 1 所、浙江 5 所、江西 8 所、湖南 8 所、广东 2 所、贵州 1 所、四川（含重庆）6 所。

五代官府书院无法统计，民间书院共有 13 所，其中新建 12 所，兴复唐代书院 1 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的分布范围之内，其中今北京 1 所、河南 2 所、江西 8 所、福建 1 所、广东 1 所。

纵观书院初期分布的状态，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点。其一，确知院址的 63 所书院，散布在今全国的 13 个省区，其分布成星星点点之状，这是书院发展处于初始阶段的明显特征。其二，以长江为线，南方的书院明显多于北方，此则可以视作文化南移的征兆。其三，江南的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四省区书院较多，初显以江西为中心的书院集结区，预示着这个地区正在积聚力量，成为后世书院发展的发动机。

三、初期书院的功能形态

与书院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这个时期书院的功能呈现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变化、发展成为生存状态的主要特征。

功能的多样性方面，唐代官府书院的文化学术活动表现很突出，我们可以列举征求图书、刊辑经籍，收藏典籍、类分甲乙，讲论儒道、申表学术，燕饮诗酒、撰集文章，招贤论典、顾问应对五条，实际上涉及出书、藏书、讲学、赋诗、顾问五种功能，呈现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曾任集贤书院副知院事的张九龄作为当事人在《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中有过记载。这是十分难得的原始材料，亦从未见研究者所引用，兹全文移录如下：

集贤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圣，而犹垂意好学。用相必本于经术，图王亦始于师臣，及乎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自开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征集，焕乎广内，而听政余暇，式燕在兹。忠臣嘉宾，得尽心之所，

聪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亲，上亦欢甚。即于御座，爰发德音，以为候彼神人。事虽前载，传于方士，言固不经。遂改仙为贤，去华务实，且有后命，增其学秩。是以集贤之廷，更为论思之室矣。中书令燕国公，外弼庶绩以奉沃心之谋，内讲六经以成润色之业。故得出入华殿，师表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赖，拜命之日，荷宠有加，降圣酒之罍，下御府之膳。食以乐侑，人斯饱德。时则有侍中安阳公等承恩预焉，学士右散骑常侍东海公等摄职在焉，或高稷大贤，或渊云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宁，武帝得人，汉家为盛，而高视前古，独不在于今乎？咸可赋诗，以光鸿烈。¹

十分明显，在张九龄看来，他和张说等为之服务的集贤书院，既可以是“征集”“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的集贤之庭，又是满足皇帝“好学”愿望的“论思之室”，皇帝可以“师臣”而图王业；还可以是大臣“师表翰林”，“内讲六经，以成润色之业”的讲堂，“忠臣嘉宾，得居心之所，聪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更可以“听政余暇，式燕在兹”，君臣一起燕饮唱和，吟诗作赋，可谓功能多多。

至于民间书院的功能，唐诗所记，涉及藏书读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学术交流、教学授受、讨论政治、研究著述七条，若夫唐诗和地方志所载唐五代书院的“特色”，内容就更为丰富了。而据地方志统计，凡有特色可言者，扣除重复，共计有49所书院，其中标为读书之所的（包括读书备考、读书治学、读书藏书、隐居读书、肄业之所、栖遁读书）有22所，比例最大，占总数的44.89%，可见个人读书治学成为民间书院的主流。明确记载为教学、讲学的（包括开馆授业、招生讲学、教授生徒、聘师招生等）12所书院，占总数的24.48%，仅次于读书治学，是民间书院另一大主要功能。明确提到藏书的有4所书院，占总数的8.16%。记为纪念处所或有祭祀功能的书院有4所，占总数的8.16%。二者相加，约占16%强，可见藏书、祭祀也是当年的读书人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其他或把酒题诗、文会品诗、研究著述、定期会文、相期讲会、交流学术、讨论政治、联系僧院、交接道观、聚处士人、修身养性、隐居藏修，等等，不一而足，实无定格。这说明，初期阶段的书院还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在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层次的读书人的不同的文化教育需求中，书院在展现着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化功能。²

¹（唐）张九龄：《曲江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6册，第183—184页。

²关于书院的初期功能，1995年笔者曾列藏书，读书，开展教学活动，开展研究著述活动，出现会讲、讲会等学术活动端倪，讨论时政，刊辑图书等七条，载《湖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中国书院的起源及其初期形态》，可以参考。

四、初期书院的教学功能

初期书院的形态多种多样。在 49 所可以描述特色的民间书院中,有 12 所书院具有教育教学功能,约占总数的 1/4,引人注目。尤其是唐代近 300 年只有 4 所这样的书院,而五代十国 50 多年就上升为 8 所,其显著增长的情形,表明教学教育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已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预示着学校性质的书院将取代读书治学的书院,变为下一个发展时期的主流。

如果说唐代福建龙溪松洲书院对诸生、士民的教学授受活动还只是事因偶然而兴起的话,那么,江西高安桂岩书院长达 55 年的办学,则出于幸氏家族保持长盛不衰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自觉”的增长,才有了五代十国时期 13 所书院中的 8 所书院具有了教育职能,其比例高达 61.53%。这说明,教学已经成为书院的发展趋向。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向,除了人民教育需求的“自觉”之外,还与官府的提倡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唐玄宗张说等一代君臣在丽正、集贤书院的诵《诗》、讲《易》等活动对书院教育的产生,还只“有着明显的诱发作用”¹的话,那么,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长兴年间褒奖匡山书院的敕令以及为之颁赐院额的举措,则全然肯定了书院教育的功能。这说明,书院自唐代松洲书院开始的教学职能,经过 200 余年的漫漫征程,至此始得最高当局的正式肯定。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一经皇帝的认可,即可获得合法的身份,并随之而有正式且较高的地位,宜乎宋初而有四大书院的扬名天下。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唐开元年间创立丽正、集贤书院之“广学”“讲论”,与后唐长兴年间赐额褒扬匡山书院就成了两个具有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而值得特别提出,应引起研究者必要的重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使在书院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就已开始作制度化建设的努力,其典型的例证是今江西德安的东佳书院。书院始名书堂,其基本情况已叙述如前,它是当年江州陈氏所立的家族性教育机构。在唐大顺元年(890),陈氏七世掌门人陈崇所订立的《陈氏家法三十三条》中,有两条涉及此事,兹引录如下:

一、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处,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令照

¹ 李才栋:《唐代书院的创建与功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

管，不得遗失。

一、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¹

书堂、书屋的并立，二者的等级差别，学生升级，师资选择，图书的置备与管理，经费的来源与分配，凡此等等，都有比较明确的区划与规定。由此可见，义门陈氏作为一个受到朝廷表彰的大家族，其教育组织比较完善，由“书屋”而“书堂”构成的一个高低有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体系，并立“家法”进行制度化管理，这表明其发展已脱离初始的粗放阶段。而更为可贵的是，我们可以借以将古代所谓“大学”“小学”之间的关系形象化，并从中体味唐代家族对于教育普及的追求。

诚然，在强调书院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读书人在其中开展藏书、读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着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事业，因此，教育、教学不能包括其所有的功能，而只能视作其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从整体上讲，其教育功能源于文化传播，服务于文化积累、研究与创造。或者说，书院教学是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基础之上形成的文化知识的传播形式之一，是文化发展链的一个环节。这种功能的重要性，以及其他功能的难于表现而具有后台性，都使得我们有可能只看到前台的教学活动，而忽视其他功能的存在。那种认为书院只是教育机构，而将历史上很多不具学校性质的书院排除在书院研究之外，甚至将其作为假书院并开除出书院之列的偏差，即源出于此。这种褊狭的观点，将是本书一再提醒读者予以纠正的。

五、初期书院的建设特点

作为儒者之区的书院，往往与僧院、道观并立而又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这是唐至五代时期书院发展的一个特点。如攸县光石山书院与朱阳观、惠光寺为邻，李宽中、李泌书院分建于寻真观、玉真观中。见于《唐诗》的13所书院中，有3所与僧院有关，2所与道教有关，合计占总数的38.5%。它反映了儒者与释道两家争势夺地而与之抗衡的情形。但同时儒生、和尚、道士又和平共处，切磋学术，甚至对国家的前途

¹ 转引自阮志高、孙家骅、凌凤章：《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刊印本），第2—3页。按：江州陈氏自宋嘉祐年间因有人口数千，而奉诏令分拆为291庄，散居全国。时代久远，各地陈氏家谱所载《家法》文字稍异，但内容基本相同。

命运“寒宵未卧共思量”，又体现出一种文化的交融之势。事实上，士人“读书林下寺”，在虚坛、疏钟、丹炉间吟诗、攻文字，对佛的极乐世界，对神仙家的道气、丹术必有一定程度的感知或体认。儒释道三者是相互沟通和影响的，这正是书院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这个时期书院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建于形胜之区，如田将军书院的“满庭花木”、邻家竹笋，四川南溪书院的“风景似桃源”等。即便择址欠佳，也必设法补救，栽花、植木、移竹、运湖石，以改善环境，如李群玉书院就曾栽种二小松，以求“细韵”长伴读书声。这说明早期书院的建设者们已经体认自然对人的陶冶之功，特别重视人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这里既有丛林精舍、道家宫观的影响，更有“天人合一”的儒者追求，同时还受一种对现实生活失望心态的支配。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所云“解向花间栽碧松，门前不负老人峰。已将心事随身隐，认得溪云第几重”，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对唐代后期以来政治的失望，使得那些求“外王”而不能的知识分子，走向“内圣”之路。作为儒家士人，他们不想坠入西天极乐世界，也不想挤入神仙之列，于是就择胜而居，潜心读书，寄情山水，修炼身心。这正是唐代中后期书院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